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演变的多维互动分析*

富景筠

内容提要:新区域主义已成为地区性大国增强自身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核心战略。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其区域合作战略的多维性。一方面,融入欧洲一体化与整合后苏联空间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始终是俄罗斯欧洲维度区域合作战略演变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欧洲面临的一体化困境及亚太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其在亚太维度拓展合作空间。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改善自己在欧洲和亚太维度的合作环境是俄罗斯推进区域合作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形成战略围堵及其对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的遏制,使得中俄在应对美国战略挤压上具有了共同利益。同时,俄罗斯与亚洲国家经济合作的机制化趋势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能源合作,意味着中俄也面临着地区性大国扩张区域合作空间的利益竞争。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 俄罗斯 欧洲一体化 后苏联空间 多维互动

冷战后出现的新区域主义对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在欧洲、北美还是亚太的一体化进程中,地区性大国的区域合作战略均构成该地区合作机制演进的重要变量。地区性大国联手区内国家不但能增强其解决区内问题的能力,而且有助于提升其在全球规则谈判中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显然,新区域主义已成为地区性大国增强自身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核心战略。^①

*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意见,文责自负。

^①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24-325页。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其区域合作战略的多维性:一是融入相对成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二是整合后苏联空间、构建欧亚联盟;三是参与亚太地区、尤其是正在勃兴的东亚合作进程。俄罗斯任一维度区域合作战略的演变与不同维度下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互动关系密不可分。而多维互动视角下的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分析不但有助于拓展大国区域合作战略的研究范式,而且对于探讨中俄两国在地区合作中的利益交叉具有积极意义。

一 文献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多边主义进程受阻促使大国转向区域主义,全球区域合作越发呈现出大国主动推进的发展趋势。分析大国推进区域合作的利益目标自然成为新区域主义的重要研究方向。^①通过区分国家规模和引入非经济目标,新区域主义对大国区域合作战略的利益目标分析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收益,^②而是更趋多元化和多层次。

非传统收益理论为构建大国区域合作战略的分析框架提供了重要视角。该理论由拉科尔·费尔南德斯(Raquel Fernandez)和乔纳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区域一体化协定不仅能带来贸易创造、贸易条件改善、规模经济和竞争加剧、刺激国内外投资等传统收益,而且具有提高可信度、信号传递、增强讨价还价能力、提供“保险”和政策协调等一系列非传统收益。^③莫里斯·斯科夫(Maurice Schiff)和阿兰·温特斯(Alan Winters)进一步指出地区一体化与安全之间的相关性,并认为区域一体化协定的外部效应是通过增进互信、降低冲突可能性来改善成员国的安全。^④卡罗·佩罗尼(Carlo Perroni)和约

①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Books, 1991, pp. 157-173; Sapir Andre, "Regionalism and the New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World Economy*, Vol. 16, Issue 4, 1993, pp. 423-438; Wilfred J. Ethier, "Regionalism in a Multilateral Wor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6, Issue 6, 1998, pp. 1214-1245; Stephen M. Wheeler, "The New Regionalism: Key Characteristics of An Emerging Move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 68, No. 3, 2002, pp. 267-278.

② 传统经济一体化理论是以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的关税同盟理论为基础的。关税同盟理论对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基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两种影响。参见[英]彼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戴炳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③ Raquel Fernandez and Jonathan Portes, "Returns to Regionalism: 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2, No. 2, 1998, p. 197.

④ Maurice Schiff and Alan Winters, "Regional Integration as Diplomacy",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2, No. 2, 1998, p. 271.

翰·瓦利(John Whalley)认为,由于小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谈判和报复能力较弱,为进入大国市场和防范贸易战,小国通过对大国进行非贸易领域的单方支付获得保险安排。而大国获得的非贸易收益包括限制小国国内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及获取对国有资源使用费安排的保证。^① 瓦利进一步证明了小国对大国的单边支付表现为确立有利于大国的国内政策目标,同时指出了签订贸易协定与加强安全安排之间的相关性。^② 李向阳主要关注政治因素在大国做出区域经济合作决策中的地位。他认为,由于全球化时代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交织,政治考虑常常是大国推动区域贸易协定的前提条件和主要动机,其结果是区域贸易协定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治条款。^③

随着公共产品理论被引入国际关系领域,许多学者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区域合作主导权间的关系角度探讨大国推进区域合作的动机。华特·马特里(Walter Mattli)认为,主导国的存在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供给因素;作为协调规则和政策的“焦点”(focal point),主导国能缓解因一体化收益分配不公产生的紧张局势。^④ 在樊勇明看来,由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优势在于涵盖范围较小、避免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免费搭车”现象,地区性大国的需求可以通过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得到反映。^⑤ 王玉主探讨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条件性、约束性和可分割性,并认为,与其相关联的区域合作主导权也具有类似特点。^⑥ 庞珣认为,大国因实力强大对合作成本的敏感程度较低,它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合作的关键群体领导着国际合作。^⑦

新区域主义中的“轮轴-辐条”结构理论是分析大国区域合作战略的又一重要视角。大国因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较易成为轮轴国,并借此获取“轮轴-辐条”体系下的不对称收益。卡斯坦·科瓦尔齐克(Carsten Kowalczyk)和罗纳德

① Carlo Perroni and John Whalley, “The New Regionalism: Trade Liberalization or Insura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4626, 1994, p. 1.

② John Whally, “Why Do Countries Seek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5552, 1996, p. 18.

③ 李向阳:“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4期,第6页。

④ 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2.

⑤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12页。

⑥ 王玉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东亚合作主导权问题的超越”,《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76页。

⑦ 庞珣:“国际公共产品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第42页。

·沃纳科特(Ronald Wonnacott)以北美地区为例比较了一国参与“轮轴-辐条”体系和自由贸易区的福利影响,并发现,“轮轴-辐条”体系下辐条国的福利降低、轮轴国的福利增加。^① 棕宽(Hiroshi Mukunoki)和馆健太郎(Kentaro Tachi)通过分析“轮轴-辐条”体系的动态效应,发现该体系下的成员国具有与局外者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动机,特别是辐条国具有签署“辐条-辐条”协定的动机。^② 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指出,一国一旦成为轮轴国,就会形成所谓的“自我强化过程”(self-reinforcing process)并进一步巩固其轮轴国地位。^③ 东艳认为,“轮轴-辐条”体系下的利益分配明显不均衡,而轮辐国不断扩张的动力和外部国家加入该体系的动力使“轮轴-辐条”体系中辐条国数量不断增加,利益日益向轮轴国转移。^④ 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认为,“轮轴-辐条”体系倾向于使辐条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被边缘化,但同时却给予轮轴国更多杠杆作用。他指出,东亚存在中国和日本两个天然的轮轴国,因此,该地区最有可能形成中国-日本双轮轴的“自行车体系”。^⑤

由于地区性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变为不同区域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许多学者将研究视角从地区层面扩展到全球层面,探讨地区性大国获取区域合作的区域外收益。瓦利认为,通过地区性协议影响多边谈判的策略考虑是大国寻求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动机之一。其中,大国首先与若干小国依次谈判比同时启动多边谈判获得的收益更大。^⑥ 克拉格·凡格拉斯特克(Craig VanGrasstek)将地区性大国把区域内规则转化为多边贸易规则的过程称为“序贯谈判”(sequential negotiation),并认为,这是大国利用区域贸易协定影响全球经济规则的主要手段。^⑦ 李向阳认为,由于自贸区最直接的影响是扩大一国的市场规模,当

① Carsten Kowalczyk and Ronald J. Wonnacott, “Hubs and Spokes, and Free Trade in the Americas”, *NBER Working Paper*, No. 4198, 1992, p. 3.

② Hiroshi Mukunoki and Kentaro Tachi, “Multilateralism and Hub-and-Spoke Bilate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4, No. 4, 2006, p. 659.

③ Gordon H. Hanson, “Market Potential, Increasing Returns, and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6429, 1998, pp. 1-34.

④ 东艳:“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轮轴-辐条’双边主义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06年第9期,第17页。

⑤ Richard E. Baldwin, “The Spoke Trap: Hub and Spoke Bilateralism in East Asia”, *KIEP CNAEC Research Series 04-02*, 2004, p. 10.

⑥ John Whally, “Why Do Countries Seek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5552, 1996, p. 1, 33.

⑦ Craig Vangrasstek, “US Plan for a New WTO Round: Negotiating More Agreements with Less Authority”, *The World Economy*, Vol. 23, Issue 5, 2000, p. 686.

大国掌握了自贸区的主导权后,它便不仅获得区域合作的内部收益,而且增加了自己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筹码,进而获得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① 马述忠和刘文军以古诺均衡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论证了大国积极筹建双边自贸区是为了在将来的多边谈判中更有话语权。^②

综上所述,关于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大国区域合作战略,学界目前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研究:一是着眼于区域内的力量博弈,其中包括非传统收益、地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与主导权、“轮轴-辐条体系”下的不对称收益等;二是将研究视角从地区层面扩展到全球层面,探讨地区性大国通过区域合作影响国际规则的形成机理,这里,地区主义本身已构成了通向多边主义的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由于某一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必然受到其他地区相关进程的影响,^③考察大国区域合作战略的演进机制时,我们还需要关注不同一体化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当大国的区域合作战略本身与不同的一体化地区密切相关时,不同维度的区域合作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自然就构成了该国整体区域合作战略演进的关键因素。

因其特殊的地缘特征,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为有关大国区域合作战略的多维互动分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案例。一方面,融入欧洲一体化与整合后苏联空间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始终是俄罗斯欧洲维度区域合作战略演变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欧洲面临的一体化困境及亚太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其在亚太维度拓展区域合作空间。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改善自己在欧洲和亚太维度的区域合作环境是俄罗斯推进区域合作战略的核心目标。因此,本文将从多维互动视角分别考察俄罗斯欧洲维度与亚太维度区域合作战略的演变动因,进而分析这种多维互动的演变机制将如何影响到俄罗斯与中国推进区域一体化战略时的利益交叉。

二 融入欧洲一体化与整合后苏联空间的冲突与矛盾

由于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日趋加强。日益

① 李向阳:“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第7-8页。

② 马述忠、刘文军:“双边自由贸易区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新区域主义视角”,《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第48页。

③ Björn Hettne, “The New Regionalism: A Prologue”, in Björn Hettne, Andrá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 xxii.

盛行的地区主义给游离其外的俄罗斯造成很大压力。^①从传统意义上讲,俄罗斯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欧洲国家。可以说,回归欧洲始终是俄罗斯的梦想。然而,俄罗斯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却充满挫折、不容乐观。与此同时,俄罗斯通过整合后苏联空间力求在传统势力范围内构建自己主导的地区集团。事实上,正是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局外者与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主导者这一双重身份构成了俄罗斯欧洲维度区域合作战略演变的内在动因。

(一) 俄罗斯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局外者

欧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性组织,也是俄罗斯重要的战略伙伴。苏联解体之初,为了获取西方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俄罗斯奉行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该政策的鲜明特点是回归欧洲,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俄罗斯与欧洲的新型国家关系。进入 21 世纪后,俄罗斯将欧盟视为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之一,并寻求与其发展全面、稳定和长期的合作关系。^②在政治方面,俄罗斯与欧盟在 1994 年签署的《俄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基础上继续巩固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积极推进“统一经济空间”计划并开展能源对话。目前,俄罗斯已成为欧盟最大的原油、天然气、煤炭和铀供应国,而欧盟则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外资来源。^③

尽管俄罗斯与欧盟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但俄罗斯加入欧盟的愿望却未能得到后者的积极回应。^④在融入欧洲一体化方面,俄罗斯面临两个不可克服的困境:一是俄罗斯无法达到欧盟设定的软硬标准;二是俄罗斯本身的国家规模令欧盟无法容纳。一旦建立了全欧统一空间,俄罗斯就会占据重要一席,而这是欧盟所无法接受的。^⑤然而,在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同时,欧盟开始与原属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中东欧国家启动入盟谈判。2004 年,包括八个中东欧国家在内的十国入盟,这被称为欧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爆炸式扩大”。^⑥2007 年,罗

① М. Потапов, “Куда Ид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9, 2006, с. 73.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июля 2000.

③ 2012 年,俄罗斯对欧盟贸易占其外贸总额的份额为 49%。参见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Таможенная Служба, *Экспорт-Импорт России Важнейших Товаров За январь-декабрь 2012 года*, 2013.

④ 马风书:“融入欧洲:欧盟东扩与俄罗斯的欧洲战略”,《欧洲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54 页。

⑤ 邢广程:“俄罗斯的欧洲情结和西进战略”,《欧洲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3 页。

⑥ 金玲:“欧盟东扩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部决策环境的影响”,《欧洲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78 页。

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正式入盟。由此,欧盟成为横跨东西欧 27 个国家的超国家机构。

中东欧国家的入盟意味着欧盟关税和贸易政策的延伸,这使得俄罗斯作为欧盟局外者的经济损失增大。一方面,东扩后的欧盟因市场规模扩大和关税取消对成员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但却对区域外国家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贸易转移。另一方面,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将采用欧盟的标准和认证程序,并对俄罗斯实行欧盟的进口配额、反倾销和高标准商检等限制,^①这自然提高了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市场准入门槛。

同时,失去昔日盟友的俄罗斯与东扩后的欧盟形成了真正的“零距离”接触,由此,欧盟便拥有了影响独联体国家的新杠杆。作为“欧洲邻国政策”(ENP)的继承和发展,2009年,欧盟与欧亚六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签署《东部伙伴关系宣言》(EaP),旨在鼓励伙伴国与欧盟发展经济一体化,并最终与欧盟形成经济共同体。^②由此可见,欧盟的强劲东扩严重挤压了俄罗斯的传统战略空间,并导致二者力量的此消彼长。俄罗斯面临着地缘政治上被孤立、国际地位被削弱的现实威胁。

(二)俄罗斯作为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主导者

为了巩固并加强传统势力范围内的主导地位,俄罗斯从亲西方的单向政策转向“新欧亚主义”外交,并将整合后苏联空间作为支撑自己欧亚平衡战略的支点。在经营欧亚经济共同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地区组织的同时,俄罗斯着力推动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建设,并以此带动整个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具体来看,继 2007 年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重启关税同盟后,^③2009 年,俄白哈三国签署《关税同盟海关法典》,从 2010 年 1 月起正式实行统一关税税率、关税配额、优惠和特惠体系及对第三国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商品清单。^④2011 年 7 月,统一关税空间成立,这标志着关税同盟开始运行。至此,俄罗斯主

① 徐之明、王正泉:“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对俄罗斯的不利影响”,《东北亚论坛》2006 年第 1 期,第 90 页。

② 徐刚:“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评析”,《国际论坛》2010 年第 9 期,第 26-27 页。

③ 王厚双、王兴立:“俄罗斯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调整及其前景分析”,《东北亚论坛》2006 年第 7 期,第 97 页。

④ 在俄白哈关税同盟中,俄罗斯有 57% 的投票权,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均有 21.5% 的投票权。参见 В. Обол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в Таможенном Союзе и ВТО: Новое в Торг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12, 2011, с. 23.

导的前苏联地区“统一经济空间”已初具雏形,它对该地区日后建立共同市场和统一货币空间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加入关税同盟谈判的积极开展,关税同盟即将扩大至整个欧亚经济共同体。^①

在以俄白哈为轴心扩大关税同盟成员国的同时,俄罗斯进一步提升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水平和层次。2011年11月,俄白哈三国通过《欧亚经济一体化宣言》,并签署《欧亚经济委员会条约》及《欧亚经济委员会工作章程》。根据上述文件,统一经济空间从2012年1月1日开始生效并全面运作,而欧亚经济联盟则可能在2015年前建立起来。届时,俄白哈三国不仅要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且将建立协调各成员国经济政策的超国家机构。按照普京总统的战略设计,欧亚经济联盟未来将与欧盟和亚太经合组织实现经济模式、规制和技术标准的深度一体化。^②在欧亚联盟方面,2010年12月,欧亚经济共同体莫斯科元首峰会就如何在统一经济空间基础上建立欧亚联盟达成一致。根据普京的设想,欧亚联盟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政治及军事联盟,成为连接欧洲和亚太地区的有效纽带和坚实环节;作为当代世界多极中的一极,欧亚联盟将与欧盟、美国和中国共同保证全球的可持续发展。^③

综上所述,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实际上沿循了从经济一体化过渡到政治共同体的欧洲传统一体化模式。俄白哈关税同盟的重启为俄罗斯开启了与欧洲(通过白俄罗斯)和亚洲(通过哈萨克斯坦)进行经济合作的广阔前景。^④同时,以俄白哈三驾马车为核心不断推进统一经济空间向欧亚经济联盟、欧亚联盟的提升,已成为俄罗斯实现“欧亚强国”梦想的切实路径。^⑤

(三)融入欧洲一体化与整合后苏联空间的冲突

独联体地区一直被俄罗斯视为“战略缓冲区”和外交“最优先方向”,^⑥因此,整合后苏联空间是俄罗斯重塑欧亚大国地位的基石,属于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的核心利益。一方面,欧盟东扩吸纳了范围广泛的中东欧国家,这导致俄罗斯

① 李新:“普京欧亚联盟设想:背景、目标及其可能性”,《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1期,第7-8页。

② Vladimir Putin, “An Asia-Pacific Growth Agenda”,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6, 2012.

③ В. Путин,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 3 октября, 2011.

④ П. Мозиа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От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Формата к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у”,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11, 2011, с. 46.

⑤ 欧阳向英:“欧亚联盟——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发展前景”,《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4期,第76页。

⑥ 王郅久:“试析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2期,第34页。

经济政治安全遭受空前威胁。独联体作为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最后安全屏障,势必成为俄罗斯力保的对象。另一方面,俄罗斯不满足于地区性大国身份,仍致力于恢复和巩固自己的全球大国地位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①而独联体地区则是俄罗斯走向世界、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战略依托。^②

然而,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不可避免地与伦盟的进一步扩张出现利益冲突。其突出例证便是二者对乌克兰的争夺。作为欧盟和俄罗斯两大地缘政治经济体的共同邻国,乌克兰对俄罗斯统一后苏联空间及欧盟扩张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③在俄罗斯方面,乌克兰是独联体内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经济体,是俄罗斯实现欧亚联盟及独联体一体化的关键国家。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④而对于欧盟而言,乌克兰是具有地缘优势的欧洲国家,欧盟的长期目标是通过推行“欧洲邻国政策”和“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让乌克兰完全接受欧盟的价值标准、脱俄入欧。

显然,尽管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又是欧盟最重要的能源供给国,二者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却无法弥合政治上的巨大分歧。^⑤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扩张与俄罗斯维持独联体这一传统势力范围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而后者无疑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倘使推行一种平行路线,即与独联体国家构建优惠关系体系,同时寻求与欧盟之间的最优合作模式,那么,俄罗斯又将无法融入传统的欧洲一体化之中。^⑥随着以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为基础的欧亚经济联盟逐步上升为欧亚联盟,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与欧盟扩张之间的矛盾必将不断加深。^⑦

① Olga Oliker, Keith Crane, Lowell H. Schwartz and Catherine Yusupov, *Russian Foreign Policy: Sources and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9, p. 116.

② С. Дорофеев,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озмож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2, 2011, с. 92.

③ В. Пантин, В. Лапкин, “Внутри-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Интеграции Украины с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11, 2012, с. 50.

④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⑤ Dmitri Trenin, “Russia Leaves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4, 2006, p. 87.

⑥ А. Байков,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е Маршруты’ Западно-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опы и Восточкой Аз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т. 5, № 3, 2007, с. 5.

⑦ Derek Averre, “Competing Rationalities: Russia, the EU and the ‘Shared Neighborhood’”,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1, No. 10, 2009, p. 1689.

三 亚太维度:分享亚太区域合作收益与平衡西方外部压力

根据2000年俄罗斯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多维性成为其外交的重要原则。^①其中,欧、亚两个维度的任何相互排斥或补充都将不被接受。^②近年来,亚太维度在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中的权重迅速提升。一方面,俄罗斯在欧洲面临的区域合作困境使其“东向”需求变得格外迫切。另一方面,随着亚太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俄罗斯寄望于搭乘亚太“经济快车”分享区域合作收益,进而带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增长。^③由此,俄罗斯确定了“欧亚平衡、东西兼顾”的全方位区域合作战略。显然,俄罗斯亚太维度区域合作战略的拓展,既是其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后的现实选择,又是自身实现国内区域间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 俄罗斯作为亚太一体化的参与者

考虑到亚太地区大国间的复杂关系,俄罗斯的亚太区域合作将不会定位在一个或两个国家,而是推行多方面、多元素的政策,^④广泛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⑤继1998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后,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在该组织框架下就贸易制度自由化、相互投资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对话与合作。2012年,俄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第2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次会议通过的《共同宣言》反映了俄罗斯的四个目标议题,它们是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多边贸易谈判取得实质进展,为本国融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创造有利条件;扩大俄罗斯对亚太国家的粮食出口、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实施农业合作项目;利用横跨欧亚的地理优势,承担亚太与欧洲之间的过境运输国角色,构建有利的地区交通物流体系;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生物技术、核能和太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июля, 2000.

② С. Лавров, “Подъем Азии и Восточный Вектор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 4, 2006, с. 130, 131.

③ М. Потанов, “Куда Ид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9, 2006, с. 72.

④ Т. Бордачев, “Будущее Азии и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 4, 2006, с. 125.

⑤ С. Севастьянов, “Регионализм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Россия”,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12, 2008, с. 102.

空等领域发展创新合作。^①

在东北亚区域合作方面,俄罗斯参与图们江次区域开发项目并与中国就发展次区域合作进行国家级战略对接。为落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开发计划,1995年,中、俄、朝、韩、蒙五国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图们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中、俄、朝三国还签署了《关于建立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此外,为协调实施中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与俄罗斯《远东及外贝加尔地区2013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中俄两国于2009年签署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②,通过与中国毗邻地区的次区域合作促进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由于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发展与东盟的对话伙伴关系是俄罗斯亚太区域合作战略的又一优先方向。^③1992年,俄罗斯成为东盟磋商伙伴国,这标志着冷战后俄罗斯对东盟外交的重新起航。1996年,俄罗斯从东盟磋商伙伴国升级为全面对话伙伴国,这标志着俄罗斯与东盟的整体性交往进入一个新阶段。^④继2004年俄罗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后,在2005年首届俄罗斯-东盟首脑峰会上,双方签署《关于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并达成《2005-2015年推进全面合作行动计划》。^⑤2010年,第5届东亚峰会同意吸收俄罗斯和美国,并扩大为“10+8”机制,这意味着俄罗斯与东盟的关系已涵盖现有各个层次。目前,俄罗斯正与关税同盟伙伴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研究与越南建立自贸区的可能性,如果成功,未来将扩至整个东盟。^⑥

(二) 寻求亚太区域合作的最大化收益

从俄罗斯亚太区域合作战略的演变来看,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是决定其战略东向的直接原因。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与

① Г. Ивашенцов, “Саммит АТЭС-2012: 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е Горизонты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2, 2012, с. 26-29.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 参见 <http://www.chinaeast.gov.cn>, 2013年7月18日访问。

③ С. Лузянин, *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Москва: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07, с. 314.

④ 宋效峰:“亚太格局视角下俄罗斯的东南亚政策”,《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2期,第74页。

⑤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Hiroshi Kimura ed., *Russia's Shift toward Asia*, Tokyo: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2007, pp. 195-197.

⑥ 胡仁霞、赵洪波:“俄罗斯亚太战略的利益、合作方向与前景”,《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5期,第85页。

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融入富有活力的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不仅将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降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而且能够加强俄罗斯在形成中的亚太地区格局中的优势地位。^①反之,倘若一直被排挤在亚太合作进程之外,那么,这些经济落后地区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而俄罗斯整体上也将缺乏重要的增长动力。因此,随着亚太经济规模的扩大,俄罗斯必然会调整其偏向西方的传统对外政策,着力解决亚太重要性的提升与自己亚太政策严重滞后这一突出矛盾。^②

在推行“东向政策”过程中,俄罗斯逐渐从偏重东北亚合作转向与东南亚多边合作并重。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将东北亚视为自己通向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门户,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也主要是寄望于依托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而实现。^③然而,无论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倡导的图们江次区域开发、还是日本积极推动的“环日本海经济圈”合作项目,都无一例外地一度趋冷甚至搁浅。鉴于东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的起伏不定,东北亚区域合作在很长时间里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相对,东南亚成为东亚一体化的核心,而东盟则是推进该地区融合的重要机制。俄罗斯可以借助与东盟加强合作涉足东亚、跻身亚太,进而一定程度上恢复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因此,考虑到东北亚未能充分发挥通向东亚门户的作用,俄罗斯逐渐从依托东北亚转向重视东南亚、采取直接进入东南亚的“东向政策”。^④

俄罗斯重视东盟的又一现实考虑是,试图采取一种均衡策略来降低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可能风险,即在与邻国扩大合作的同时促进对外经济关系的多样化。^⑤远东和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国内的经济落后地区。这些地区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贸关系要比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联系密切得多。在俄罗斯看来,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已经参与到由中国主导的一体化进程

① М. Потапов, “Куда Ид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9, 2006, с. 72.

② М. Титаренк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8, с. 25.

③ И. Целищев,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8, 2003, с. 41, 42.

④ С. Лузянин, *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Москва: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07, с. 396.

⑤ А. Федоровски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1, 2010, с. 91.

中。因此,它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亚洲部分转向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在风险。^①再者,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油气开发合作,有利于解决俄罗斯油气工程投资不足的问题、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能源供给的多样化也有助于提高俄在能源出口价格上的讨价还价能力。^②通过积极参与东亚合作、相对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一种均衡的策略来最大化地分享区域合作收益,这是经济上弱势地区参与区域合作的根本出发点。^③

(三)以欧亚为战略依托、平衡欧盟扩张的外部压力

作为实现欧亚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亚太维度在俄罗斯多维区域合作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通过整合后苏联空间和推行积极的“东向政策”,俄罗斯致力于在欧亚地区构筑多层级的战略依托结构。作为第一层次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及欧亚联盟构成多层战略依托的内核。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是其战略依托的第二层次。^④而俄罗斯广泛参与的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和其与亚洲传统盟国的双边关系则是处于外围的第三层次。

然而,作为俄罗斯多层战略依托内核的独联体国家总体上经济实力较弱,^⑤其经济规模既远远落后于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又无法与崛起中的东亚相抗衡。再者,独联体国家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导致它们经济结构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很难形成高层次的区域经济集团。^⑥由此,俄罗斯意识到要想增强对西方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就需要同东方建立持久的密切联系。可以说,俄罗斯成为亚太事务的“全权参与者”能凸显其欧亚大国地位,进而有助于其取得对欧盟关系上的优势地位。^⑦由此可见,从多维互动的角度看,俄罗斯亚太维度区域合作战略的重要特征是借助欧亚的战略依托来平衡欧盟扩张的外部压力。

① Т. Бордачев, “Будущее Азии и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 4, 2006, с. 125.

② С. Севастьянов, “Регионализм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Россия”,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10, 2008, с. 105.

③ 富景筠:“俄罗斯与东亚合作——动因、制约因素及前景”,《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2期,第50页。

④ 赵华胜:“普京外交八年及其评价”,《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第18页。

⑤ 2012年,独联体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为4.34%。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12.

⑥ 张弛:“独联体经济一体化问题的若干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1期,第18-19页。

⑦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Издание, 1993.

从根本上讲,俄罗斯是一个帝国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但面对日益增强的区域集团化趋势,它既无法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又无从在短期内实现整个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俄罗斯面临的区域合作困境及亚太经济规模的增大,使得亚太在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的权重迅速提升。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依托更富效率的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同时,区域经济关系的多样化又可以降低俄罗斯对欧洲的传统高度依赖。因此,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区域合作具有明确的多重战略目标,即在搭乘亚太“经济快车”、带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乃至整个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同时,谋求更大的地区规则制定权,进而借助亚太制衡西方、重塑俄罗斯的全球大国地位。

四 中俄推进区域合作战略的利益交叉

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的演变既是其对全球区域一体化趋势及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做出的政策应对,也是对不同维度下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收益的权衡结果。作为彼此相邻的地区性大国,俄罗斯与中国在各自推进区域合作战略时存在利益交叉。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以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为基础构建自己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而中国区域合作战略的重心则是积极参与和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俄罗斯的欧亚属性与中国的亚洲属性决定了这种利益交叉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中亚两个地区。

首先,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形成战略围堵及其对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的遏制,使得中俄两国在应对美国战略挤压上具有了共同利益。具体来看,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东亚一体化合作机制构成了严峻挑战,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国推进“10+3”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发展势头。同时,为了将中亚从后苏联空间中独立出来、使之不再是俄罗斯的“主场”,美国通过实施“大中亚”战略试图将中亚和南亚连成新的地缘政治板块。^① 普京提出欧亚联盟后,美国又以俄罗斯借助经济一体化方案重建“新版苏联”为由加以遏制。面对共同的外部压力,中俄两国在推进区域合作战略时产生了合作需求。一方面,中国积极支持俄罗斯参与东亚合作进程,通过大国关系的互动与发展来平衡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俄罗斯依赖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多边合作平台与中

^① S.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4, 2005, p. 165.

国进行战略协作以应对美国在中亚的势力扩张。

然而,俄罗斯与亚洲国家经济合作的机制化趋势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能源合作,意味着中俄两国也面临着地区性大国扩张区域合作空间的利益竞争。为了相对降低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对中国经济的高度依赖,俄罗斯凭借能源外交优势正积极谋求与越南、韩国、印度及新西兰进行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或启动自贸区谈判。^①其结果是俄罗斯可能会成为未来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新的轮轴国。对于中美两国在东亚的力量博弈,俄罗斯目前虽然没有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计划,^②但它将作为东亚地区的一支中立力量存在,在保持选择和行动自由的同时谋求中美竞争下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③

随着中国-哈萨克斯坦原油管道及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开通,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取得重大进展。这客观上威胁到俄罗斯油气公司在中亚的垄断利益。实际上,在俄罗斯看来,任何大国在中亚扩大经济影响都会损害其既得利益。特别是在对中亚国家的合作方面,中国在国家实力和经济结构互补性上较俄罗斯更具优势。这使得俄罗斯担心自身经济影响力的降低会削弱其在中亚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尽管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具有高度的积极性,但俄罗斯始终提防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功能会成为中国进行经济扩张的工具。^④

此外,俄罗斯致力于构建欧亚经济联盟客观上也会冲击到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经济合作层次的提升。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一支独大的“独轮车体系”,而上海合作组织则是中俄两国共同发挥主导作用的“自行车体系”,两个轮轴的方向决定了整个地区组织的发展方向。显然,为了保持自己在未来中亚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俄罗斯势必会尽力打造欧亚经济联盟,而非寻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的传统一体化模式。^⑤

总体上看,作为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中俄两国目前在推进

① ADB's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 (ARIC) FTA Database, <http://www.aric.adb.org>.

② С. Севастьянов, “Новые Проекты Азиатско –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1, 2011, с. 52; А. Федорский, “Эволюция АТЭС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1, 2012, с. 50.

③ П. Салин, “Три Пути России в Аз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 5, 2012, с. 170.

④ 王晓泉:“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政策演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3期,第69页。

⑤ П. Мозиа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От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Формата к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у”,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11, 2011, с. 48.

区域合作战略上的合作需求高于相互竞争。由于美国加紧对欧亚大陆及亚太地区的潜在竞争者进行战略围堵,中俄两国加强地区层面的战略合作无疑是重要的务实选择。然而,随着中俄两国经济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对中国的防范心态将与日俱增,这必然会成为影响两国在彼此区域合作战略上相互支持的现实障碍。

五 结语

俄罗斯因其特殊的地缘特征,为从新区域主义视角考察大国区域合作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案例。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本身与欧洲、后苏联空间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不同维度区域合作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该国整体区域合作战略演进的关键因素。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改善自己在欧洲和亚太维度的区域合作环境是俄罗斯推进区域合作战略的核心目标。

作为彼此相邻的地区性大国,俄罗斯与中国在各自推进区域合作战略时存在利益交叉。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能源合作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利益出现碰撞。而俄罗斯积极融入东亚合作的重要目的,是相对降低国内亚洲地区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同时在东亚谋求中美竞争下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尽管就目前而言,应对美国的外部威胁构成了中俄联手战略安全利益,但从长期看,中俄扩展区域合作空间中的利益竞争可能会不断凸显。

(作者简介:富景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海洋)